



保衛世界和平

十年前，「

中國天津市總學委會編
是。月一十年九四九一。

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

A. 里昂吉葉 著

賈午、魏微譯自「新時代」

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是帝國主義反動的一種有毒的武器，對於它的揭發，引起了美國爭取世界霸權的人們底憤怒。「美國呼聲」的惡毒的攻擊，證明對世界主義這惡性傳染病的打擊是打中了目標。但是主持美國宣傳的人顯然是在開始曉得實際鼓動世界主義的人們若對它作公開的辯護，可能只有助於對它的更進一步的揭發，因為由此便暴露了它實在是為誰服務的。所以他們便拿出他們底預備隊臭名昭著的「第三種力量」——歐洲右翼社會黨人出來說話了。

首先發難的是維也納的「工人日報」。三月二十四日，這一個奧國社會黨的機關報發表了一篇替世界主義辯護的文章，說是對這一問題作一個理論上的（糟踏了這名詞呀！）闡發。該文的目的是給宣揚世界主義的人以一種思想上的武器。一經檢查，證明它是一個很無力的而且生了銹的武器；但是在這「第三種力量」和它的美國恩主的兵工廠中是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武器了。

由奧國馬克思主義的後代的機關報來扮演替世界主義辯護的角色，這不是偶然的。四十年前，「奧國馬克思主義」這一名詞，就已經和「對工人階級狡猾的欺騙」成為同一意義了。在哈勃斯堡王朝

情況之下產生的這一類別的機會主義者，在販賣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奴顏奉侍資產階級上，打破了一切偽善的紀錄，而同時他們却自誓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

今天，奧國社會黨的上層領袖們——如該黨前執行委員愛爾·沙爾夫最近在他的「我不能再事沉默」一書中所證實的——只不過是把他們的身體與靈魂出賣給英美帝國主義的少數人物而已。事實迫使沙爾夫作出結論，說「奧國社會黨右翼領袖們的路線是在美國國務院內製訂出來的。」這些偽社會主義的政客們，藉零售拙劣不堪的謊話——這些謊話不過是由美國轉譯而來——而賺得他們的美圓與金鎊。奧國馬克思主義的老廚房時而端出一盤放上香料的菜，「工人日報」上面爲世界主義辯護的文章可以作爲一例。

「世界主義者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呢？」——該報問道，然後作了如下的解答：

「照字義講，他是屬於宇宙，屬於全世界的一個人，就是說，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他的思想與情感是向着地球上所有的民族的；換句話說，他是一個企望國際主義的人。」

既然替世界主義下了這樣一個定義，該文作者便天真地翻起他的眼睛，問道：

「這是一種罪惡嗎？這是一個侮辱的名詞嗎？」

這種欺騙是明顯的。該維也納報紙企圖把世界主義混同於國際主義，企圖在這二者之間劃上一個等號。實際上，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絕對不是一個東西，它們所代表的乃是兩個正相反對的概念。

真正的國際主義乃是工人階級的思想。沒有而且也永未有過另外的國際主義。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絕對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反對民族與種族的不平等與壓迫的。同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與深愛自己的國家並爲它的自由而反對國內的反動壓迫者及國外的奴役者而作無我

的奮鬥分不開的，與愛它的歷史、文化、與藝術之進步的民主的傳統也是分不開的。

手足胼胝的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勞動者，所有物質與精神價值的創造者，不能不愛他們的祖國、他們的人民、和他們的文化。縱然他們被寄生的剝削者們的權勢壓倒了，但他們內心中存在著不可熄滅的意識，曉得他們是生命的主人，末來是屬於他們的。在我們的時代，當資本主義正走向末日的時候，這種意識正以新的力量在各國人民的心中覺醒起來。

在蘇聯，剝削與壓迫制度已經根本消滅，自由的社會主義生活的壯麗的大廈已經建立起來，愛國已經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強大的動力，變成了無論在戰時與在和平建設性的勞動時期的社會主義無上勝利的源泉。蘇維埃的愛國主義產生了空前大規模的英雄主義，鼓舞著蘇維埃人民在軍事上與勞動上作出了英勇的驚人的業績，它引起所有進步的男女的欽羨。

斯大林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二十七週年紀念的演說中說道：

「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力量，在於這樣的事實上，它不是基於種族的或民族的偏見，而是建立在人民對於他們的蘇維埃祖國強烈的熱愛與忠心上面，是建立在住在我們國土上所有共和國勞動人民的兄弟般的合作上面的。」

蘇維埃的愛國主義，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來的，把各民族的民族傳統與我國所有勞動人民共同切身的利益和諧地結合起來。蘇維埃文化溫柔地撫愛著和增益著俄羅斯民族——蘇聯的主要民族——進步文化的寶貴的遺產。蘇維埃愛國主義絕不是把我國各民族分裂，而是以不可毀滅的友誼的聯繫把他們結合成為一個兄弟般的大家庭。蘇維埃愛國主義的高尚情操，鼓舞蘇維埃人民從事於在最短的歷史時期結束我國年代久遠的經濟落後之無我的鬥爭，並保障我們祖國的主權與獨立，而且完成了一個

偉大的解放的使命，拯救了在西斯奴役下的歐洲各國，把歐洲文明從納粹野蠻人的手中挽救出來。蘇維埃愛國主義，這種對社會主義在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內的勝利之正當的驕傲的情感，在現在時期，當我國正在建設一個完全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是鼓舞蘇維埃人民作出新的驚人的業績的偉大力量。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我們強大的蘇維埃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扮演的決定作用的角色，和它在國際事物上日益增漲的比重，所有這一切就給中歐和東南歐各國從帝國主義與腐敗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束縛下獲得解放鋪平了道路。由於蘇聯的不自私的援助，各人民民主國家正在打下社會主義的基礎，並正在鞏固它們政治與經濟的獨立。在這些國家，一種新的感覺正在已被解放的人民中生長並成熟着，這種感覺就是，他們是他們的國家的負責的主人；反對資產階級文化的腐朽的影響的鬥爭，給予人以生機的愛國主義增添了力量，在這種愛國主義中，對國家和對它的自由與獨立之愛，是與他們對蘇聯的感激結合着的，因為蘇聯是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堡壘，保衛各民族的國家主權的反帝國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力量。

從要求大西洋與世界霸權者的污爪中保衛他們民族的獨立與主權的那種高尚的願望，也在西歐馬歇爾化國家的人民中滋長起來。那些卑怯與可恥的資產階級賣國賊與其走卒右翼社會黨人之叛賣民族利益，在一般人民的心中正激起日見增長的抗議與厭惡。在這種抗議裏，一種可以理解的對於破產的統治階級的輕蔑，是和對未來是屬於勞動羣衆的堅固信念結合着的；他們深信各國人民能擺脫寄生的剝削者，並把他們的命運放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這樣的時候是不遠了。相信他們的力量，相信未來的勝利，這鼓舞着西歐國家的進步的民主主義者爲反對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獻媚的資產階級而戰，爲反

對美國化思想的腐朽的勢力而戰，而世界主義——沒落階級的陰毒的詭計——就是這種勢力的一個組成的部分。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含義，在於勞動人民爲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之偉大解放的鬥爭，爲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表現之國際團結。今天世界分成了兩個陣營——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和以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爲首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與民主陣營。帝國主義的反動陣營爲人民帶來的，是壓迫，經濟與政治的奴役，經濟危機與羣衆失業，及新的毀滅性的戰爭。社會主義與民主陣營，正在爲一切大小國家的持久和平與安全，爲他們的自由與獨立，爲他們的國家主權的保持與鞏固，而進行着一個一貫的堅決的鬥爭。既然如此，那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擁護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與反對帝國主義反動陣營，必然是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的。

這些爲人所共知的簡單的真理，維也納「工人日報」正試圖用欺騙方法把它們歪曲並破壞。

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立的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它的另一面就是世界主義，它（世界主義）在今天採取了特別反動的形式。列寧寫道：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絕不相容的兩個口號，在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它們是和兩個大的階級陣營相適應的，它們是反映兩種政策的（而且兩種世界觀）……」

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與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因爲資產階級的權勢，離開社會與民族的平等，離開社會與民族的壓迫，是難以想像的。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實質上是爲不平等與壓迫作思想上的證明與辯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含義，是否認其他民族的正當權利，蔑視其他民族的

文化，種族論的食人主義的哲學。它扶植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糾紛與鬥爭。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是絲毫沒有共同之點的；恰恰相反，它對真正的民族利益是一個致命的危險。歷史有豐富的實例，證明資產階級的侵略的沙文主義把許多國家帶到毀滅的邊緣，給它們註定災難的命運。最近希特勒在德國統治的歷史，就是一個最新鮮的例子，但決不是唯一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以後的時代，已經顯示出，在每一個國家裏，僅僅是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勞苦羣衆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在壟斷資本主義的現代，剝削階級是更加進一步走向了叛賣他們的民族利益與國家。狹隘自負與唯利是圖的階級利益，支配着他們實行反民族的政策。列寧寫道。

「……資本反對勞動人民，專事保護所有國家的資本家的聯盟，把它的利益置於祖國，人民，與任何其他東西之上。」

這就是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的基礎。它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侍奉一個上帝的兩個人。這個上帝就是黃金崇拜，這種宗教不僅不承認民族界線，而且也不承認民族的利益。這種宗教是和墮落的匪徒的道德相聯結的，此項道德具體表現在資產階級的格言：「金錢不問香臭；只要能賺錢的地方便是我的祖國。」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之世界的聯繫上的——一種使民族處於奴隸與被壓迫地位的無人格的勢力。現今的世界主義反映出帝國主義固有的一種趨勢，就是它要爭取世界霸權，要由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強國集團或一個強國以武力建立對世界的統治。今天實際體現這種趨勢的是英美帝國主義。所以，現今的世界主義乃是盎格魯薩克遜帝國主義者所栽培的種族優越論的另一面。

沙文主義與世界主義之不可分解的聯繫，在各國右翼社會黨人的活動中看得最爲明顯，他們都是爲維也納「工人日報」執筆的那些人的朋友與同道。右翼偽社會主義者搖尾乞憐於美國帝國主義之前

，同時奉行並擁護最野蠻的壓迫其他國家與人民的政策。

例如貝文再三勸告西歐人民放棄他們的國家主權，要他們加入假借「歐洲統一」名義實行侵略的集團。同時，貝文是英帝國主義一個最忠心的擁護者，爲了大英帝國的利益，他扼制馬來亞、緬甸、印度、中東與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貝文與邱吉爾共同組織了罪惡的干涉以反對希臘人民，此後希臘人民就一向爲反對英國奴役者和他們的保皇法西斯的官僚們而流着血。

萊昂·勃魯姆的熱心宣傳世界主義，是與他出賣法國的民族利益，是與他從各方面對美國主義的奴性崇拜，是與他替法國殖民者反對越南人民的殖民戰爭作辯護相結合的。完全相似的是比利時右翼社會黨人斯派克的地位——他是臭名遠揚的「歐洲統一」的支柱之一，同時他是各殖民強國在印尼、印度支那、及他處的侵略戰爭的熱烈的辯護者。克爾蒂、舒馬赫，德國右翼社會黨的領袖，匍匐在英美帝國主義之前，同時他煽動倒退的情緒，不下於戈培爾對種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狂妄的宣傳。

在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在政治委員會上演說，充分揭露了斯派克、麥克尼爾及其他英美集團代表們所發表的關於否認國家主權的別有用心。斯派克曾把「國家主權的概念」說成是「政治的面幕」，「陳舊的概念」，和「舊的反動的概念」。維辛斯基因此指出，斯派克僅是重複了反動的政治理論家在國際聯盟時代所曾經宣傳的「超國家」的理論。同時，維辛斯基揭露了他們所以作這種宣傳的真實動機：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當資本主義進入它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的時候，支配與吞併的要求與以俱來。但是這種情形却引起人民中的日益增長的抵抗，因爲他們的民族意識是正在覺醒着。這種抵抗很容易變爲危險的行動與其他反對資本的方法……但是對於爭取經

濟支配權，爭取擴大它們的經濟與政治勢力範圍的國家來說，其他國家的國家主權乃是一種障礙。」

所以要取消國家主權，各民族的民族獨立，其原因就在此。因為其他國家的國家主權對於實現擴張主義的計劃是一個障礙。維辛斯基宣稱：

「國家主權是獨立以及很多很多國家爲反對壟斷資本主義的貪慾而鬥爭的旗幟。」

正是這些壟斷資本家的利益鼓勵着斯派克、麥克尼爾、貝文、艾德禮、勃魯姆、舒馬赫以及其他右翼社會黨人宣傳世界主義，要求放棄「一切有關國家主權的東西」。

英美帝國主義者利用奸詐的世界主義的思想，替任何一件叛國行爲，替任何一件偵探和破壞行動，替任何一個反民族的活動作辯護。胡言亂說世界文化與科學，「世界政府」，歐洲甚至全世界的合衆國，實際不過當作一種烟幕，在它的掩護之下散佈並宣傳對腐敗的金圓科學與資產階級文化作奴性的崇拜，叫人相信「美國的生活方式」那賣假藥者自吹自擂的鬼話，叫人接受強盜式的華爾街外交的任何敲詐。

世界主義者對一切外國事物的崇拜，根源於蔑視自己的人民，不相信它的力量，恐懼它的醒悟，這都是剝削階級所特有的特點，它與人民疎遠並隔離，既已爲時代所不容，正在驚惶失措地設法保全它們的權力。

在西歐馬歇爾化各國，世界主義是一個烟幕，在它的掩護之下，各該國統治集團零整出賣其國家主權的殘餘，把軍事基地交給美國的侵略者，並奉行他們主子的命令，絞殺本國的工業。在各人民主國家，被打敗但尚未被消滅的反動派，拿出世界主義這一口號，證明他們在反對人民政權的鬥爭中

可以使用間諜與破壞的方法，以及他們可以加入美國與英國的特務組織。

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今天正在替國際反動派執行着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它的作用是掩飾當前時代最重要的一件事實——就是世界有兩個體制，兩個陣營：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陣營和帝國主義的反動陣營。世界主義的目的是隱蔽這兩個陣營之間的社會的、階級的矛盾，破壞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信心，並由是以動搖最不穩定的分子。正因為如此，所以蘇聯人民堅決揭發並斥責那寥寥可數的無恥的叛徒，人所共棄的世界主義者，因為他們正在企圖攔阻蘇維埃文化之大踏步的向前進展。

爲蘇維埃人民所正當尊崇的帝俄時代著名的民主主義者與人道主義者，是熱愛他們的國家的志士，他們深惡痛絕欺壓人民的民族主義和它的另一面——世界主義。一百多年以前，偉大的俄國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柏林斯基寫道：

「愛國的意思是熱烈希望見到人類的理想在自己國內的實現，並盡自己的能力促其實現。否則愛國主義便成了滿清式的『天朝獨尊主義』，這種『天朝獨尊主義』愛自己的東西僅只因為它是自己的東西，憎惡外國的一切僅只因為它是外國的，它把醜陋與畸形當作美麗與健康，爲此而沾沾自喜。」

在我們今天，那種天朝獨尊主義又在美國主義上出現了，美國主義確實是在「把醜陋與畸形當作美麗與健康，爲此而沾沾自喜。」

柏林斯基以毫不留情的詞句痛斥世界主義者。他寫道：

「世界主義者是一個虛偽、模糊、奇異而令人莫解的現象，一個蒼白而迷離的鬼影……一個不道德而無靈魂的東西，不配戴上帝聖的『人』的稱呼。」

對於現在的世界主義的宣揚者——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僕們，不能有更恰當的描寫了。

既已担当起世界主義的辯護者的角色，維也納「工人日報」宣稱：

「自從人類最初感覺要找尋正路的時候起，就是說從洪荒的時代起，從來就存在着兩個巨大力量的對抗：個人的、團體的、孤立的部落或民族的利益以及人類社會的利益，而人類社會是超於個人、民族或國家的。」

請看，這就是美國反動派的僕從們的歷史哲學，他們却偽裝稱為社會主義者，甚至於冒充為馬克思主義者。這種粗糙的捏造，即使是用肉眼也可以很容易窺破的。他們把歷史的原動力階級鬥爭拋在一旁，一方面代之以市儈的絕頂反動的理論——個人與民族的鬥爭；他方面又代之以超民族的人類社會的某種神秘的力量。

該維也納報紙的騙子要把人類歷史的全部進程稱作是這兩種力量的鬥爭。他對我們說，在古代：「世界主義的力量比羅馬兵士的劍與矛力量更強大。」他說，在中世紀進步的促進者是教會，因為它是「世界主義的一個因素」。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他說，歐洲這一塊土地，因為有「世界主義思想的零散的島嶼而變得肥沃了」。最後，該維也納報紙誹謗無產階級，說在十九世紀它「取得了世界主義的思想。」

這就是該維也納報紙向它的讀者拿出來的荒謬絕倫的世界史的形態。我們不能說，為美帝國主義服務助長了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希爾費丁與鮑爾的無恥的後代——的知識的發展。奧國馬克思主義者昔日騙術的詭譎已經變成徹頭徹尾的愚昧，比到處查究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愚昧主義者們毫無高明之處。

任何一個稍識字的讀者，不難窺破該維也納報紙的蠢笨的偽造。它需要古代與中世紀的世界主義（那時現代民族與民族國家還未也尚不能存在），只是爲了迷惑它的讀者對於現今世界主義的真實性質的認識。在這一點上，該維也納報紙上該文的作者絕不是獨出心裁。他奴顏模仿資產階級偽造歷史者所慣用的手法，他們動輒談及古代羅馬的「帝國主義」，以隱避現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同時，他們對衰落時期的羅馬帝國及其「世界公民」之反動的推崇，徹底暴露了現代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的真面目：他們夢想至少可以成爲金圓世界帝國的「二級公民」。

我們不難看出，由它對世界史之粗陋的概述，該維也納報紙抹煞了所有一切進步的運動：古代平民和奴隸的鬥爭，中世紀的農民戰爭，以及十七與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誰不曉得法國革命的戰士自稱爲愛國者呢？誰不曉得巴黎公社是興起於法國第二帝國的廢墟之上，而第二帝國——用馬克思的著名的詞句——「乃是世界主義的欺騙盛極一時的時候」呢？但是該維也納偽社會主義報紙的愚昧無知者與歷史偽造者是絲毫不顧這些事實的。在自稱爲「工人日報」的一個機關報，他們寫道：

「我們若不是世界主義者，我們若不會爲國際合作，爲國際團結，爲各民族的友愛而作更多的努力，我們就不是社會黨人了。」

又是老一套可恥的欺騙！又是老一套企圖把不可結合的東西結合起來，把絕對相反的政治概念混爲一談。但是確實的，乃是以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爲首的反帝國主義之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陣營在一貫擁護國際合作，各民族間的友誼與友愛，及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以世界主義爲其有毒的武器的帝國主義陣營，則處處破壞國際合作，傷害它的基礎，追尋一個壓迫，滅亡並奴役各民族的政策，而且在孵化一個新的戰爭。

該維也納「工人日報」的偽社會黨人在他們的文章的末尾向美帝國主義作了効忠的誓詞。他們宣稱他們要「比以往更加驕傲地在他們的盾上戴上世界主義者的頭銜。」

不必多此一舉呀！猶大（叛賣耶穌的人——譯者）的稱號可以說是烙在那些美帝國主義的奴僕們——右翼社會黨人的眉宇之上的。

兩個世界兩條道路

波蘭統一工人黨
中央委員會主席 貝魯特作 楊甫譯

戰爭販子的挑釁，其思想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理由是什麼呢？帝國主義政策中的翻筋斗和日益增長的神經質是什麼原因呢？

不容懷疑，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這種神經質的理由中，首先就是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力量之強固的發展，很多國家裏勞動人民革命覺悟的提高，及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之進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及以後，資本主義的政治家都十分相信：鬥爭已經嚴重地削弱了蘇聯——它的土壤上染着爲反對侵略者而戰死的他的兒女的鮮血，這國家不惜犧牲自己來幫助被壓迫的人民。但是事情却相反：負擔着不可計量的戰爭担子的蘇聯人民，不論在前線在後方，都表現出英雄主義的氣概，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才能這樣。事實上，並不是削弱了，蘇聯人民在戰前的五年計劃已爲全世界所驚奇的速度發展了生產力，在戰時却因爲準備爲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不惜任何犧牲的羣衆的能力和創造力確實是變得更强了。

在和平建設中，已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戰時和戰後，甚至演起更大的優越性。這樣的結果，蘇聯的生產力以較戰前更大的速度擴展着。因此使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大失所望。

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派希望：革命的工人階級的政黨——英勇的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中白流血，資本主義國家的整個工人階級運動行將削弱，由此使叛徒和機會主義者能控制工人的組織。但是事情却相反：勞動人民的革命經驗和階級覺悟，由於下面的事實而達到更高的水平，這個事實即是：在被佔領的黑暗歲月裏，獲得左翼社會黨的擁護，由共產黨領導的勞動人民，已經担负起民族解放的主要責任。

在蘇聯紅軍幫助解放的國家裏，這裏不能有外國的直接干涉來幫助資本家和地主，人民把政權掌握到自己的手裏，並在人民民主的制度內，八千萬人民的國家中採取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法國、意大利以及其他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

美、英、法、荷、比帝國主義相信：他們已排除掉市場的征服的競爭者，因而可能加強他們對殖民地人民暴虐的統治。但是事情却相反：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從戰爭經驗中作出他們自己的結論，而加強着他們爲自由和獨立的鬥爭。中國、印尼、越南的民族解放戰爭明白地證明：被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的解放運動是正在擴大着。

由於戰爭的結果，人民力量已經增長，帝國主義控制下的領土已經萎縮。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曾經較大規模的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已對世界表明了它的優越性。它已成爲一座堅固的堡壘，又是給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人民民主國家以實際經驗的源泉。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矛盾之破壞力，是來得更加顯明了。

在兩個相反的經濟體制的鬥爭中，社會主義力量日益發展，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希望和興奮，引導

着他們更加堅決地走向反帝陣營。這是強大的不可戰勝的力量。這種力量是能够粉碎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戰爭計劃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許多根深蒂固的矛盾，暴露了帝國主義國家政策中失敗和翻觔斗的根源。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級」一書中，就深刻地分析了這些矛盾。

列寧探究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和政策的根源，規定帝國主義爲腐爛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這制度裏面，內在的矛盾已尖銳到空前的程度，已經達到資本主義世界好比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的階段了。

伴隨着週期性經濟危機的資本集中的過程，加深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這些矛盾發展爲整個帝國主義經濟制度的總危機。今天的國際關係就是這個總危機的反映。財政資本的壟斷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變得越來越斷定了。財政寡頭的權力集團，正使現代帝國主義的國家機構服從於他們自己，並利用它去保持特權或至少是保持世界市場中最有利的地位。

關於這一問題的典型就是所謂「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就是資本輸出和擴張的新方法，這種擴張是建立在「債權國家」對於處境困難的「債務國家」的獨斷上面的。這就是被財政寡頭的最高領導所操縱的大壟斷，和服從壟斷利益的國家機構相結合的顯著例子。帝國主義政府變成更有影響的寡頭集團的執行機關，變成基於他們利益上面活動和企圖按照他們的利益去影響國際關係的代理人。這僅僅是在克服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增加困難的時候，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的政治機關相結合的更發展和更斷定的過程，這過程的實質，列寧在他的光輝的分析中揭露了。

如果離開經濟現象來孤立地觀察政治現象，或是相反，好像許多傾向資產階級的評論家所做的那樣，那是不能理解今天的社會和國際關係的實質的。充滿着不能解決的矛盾的帝國主義經濟，是變得更加狂暴和侵略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根源。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內在的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在帝國主義的現況下，是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現世紀國際關係的歷史，生動地說明了這個規律的作用。在此時期，偉大的社會動亂時期，資本主義在廣大的前沙皇領土上被推翻了。日本帝國主義也特別速度的擴張，也在可恥的失敗中結束。曾經兩次企圖征服世界的前德國帝國主義，以戰爭的劫掠來蹂躪歐洲。較弱的帝國主義國家如法、比、荷、意都賣光給美帝國主義了。最後是最老的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他特別慣於叫別人爲他火中取栗，長期競爭的結果，遭到慘敗的痛苦。英國的「社會主義」的政府，離開了它自己的工人階級而保護他們爭扎至死的主人，用自己的手給英帝國主義設置了一個美國的羈牢。掠取戰利品的唯一的戰勝者是掠奪的美帝國主義，它正在期望着令人憎惡的希特拉的月桂冠。

帝國主義新集團的組成，無疑是包括着若干新的特點，這些特點是區別於像我們所知道的，過去的合作和軍事集團的歷史。這就是注重於在最大限度內政治的財政的技術的和經濟的一切服從於集中，即這集團的參加者都服從於顯然佔有特權的和決定地位的主要國家。

因此，問題就發生了，這種服從於決定的國家是說明這個集團是加強了呢還是削弱了呢？

如果這個集團的目的，像帝國主義外交家所承認的那樣，是保衛和平（自然是帝國主義的和平），那就是意味着保存侵略集團所奠基（其他參加國家堅決地服從於主要國家）的關係。債權國家是這個集團中最強的一員和實際的主人。